

928
4
10

荆川先生文集

十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墓表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  
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  
爲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琮父推官公慧也生二  
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沉靜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  
守李君霆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  
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  
府推官法麗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爲稽勳



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司員外郎會朝觀考察君與有  
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  
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  
豐肉踈眉目進止雍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  
坦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于僚友間其治獄也未  
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按吏爲功是時都  
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爲諸生  
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竒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  
視君益以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  
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間獨喜爲詩然在衆中絕口

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爲翰林  
院編修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產芝三  
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  
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己亥 東朝建君拜左春坊  
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  
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  
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  
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  
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鄞陳君東出爲按察僉事  
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

出爲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  
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東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  
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  
庶吉士兩塗而已今

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  
之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于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  
陪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  
殊恩暇則相與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  
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于此之時彬彬雅  
雅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錄者幾及其

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  
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于草野者  
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矦然自見  
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

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偉之雋蓋蒐  
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  
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  
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戶部主事陳君墓表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于是此

八人者得群然咸聚于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者復留而留者又踵以去其間得相聚京師者率不過四五人或三二人再不能及于八人之數而其後無錫張君舜舉與余相繼罷去則此八人之中罷其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于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一人矣嗚呼是可嘆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酒相歡笑此時固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殊不意其遽然遽散去猶冀且復聚縱使散去不復聚亦不意升沉存沒邈然分隔遠至于此然此猶七八年之間耳使更復此七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迤

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升沉存沒之感計亦不止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爲逆旅矣而亦何恠其然也歎然方其聚也則爲之歡然以喜其散也則爲之慨然以憶其罷而去也則或爲之悵然以唁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爲之歎嗟流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歎然則子達之亡此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于子達者以子達有樸茂愿慤之質有務爲君子之志而學未及充乎其質力未及竟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于命而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

而未究乎其止也此子達之所以爲悲歟彼區區聚散升沉存沒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茶丘居士以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歷官若干年而卒卒時年纔三十有六陳氏故饒于貲而君能刻苦自植立其在衆人中衣裳言貌絕不類紛華子弟而其在官絕不管營然廣交游借聲譽爲富人事其爲戶部嘗監太倉軍儲又監淮安清江浦漕務最後檢校諸司章奏皆精鍊謹潔能于其官而君自少孤事其叔青田始事父之禮友其從兄子和如其親弟兄家之筦鑰一總于青田而君不知焉君出入必稟于

青田翁而後從事觀君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之質與其志大率可知也君始有二子而夭後君卒之八月其妻吳安人始生一子名之曰之才安人系出恭靖侯良之後有賢行而青田又爲之綱紀于外其必能相與立孤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也久矣而君父敵山公既舉于鄉又不顯以死至君且顯矣而天又嗇之固將以昌其後乎曩癸巳之歲余再官京師會君亦繼至于是所謂八人者獨予與君二人在京師後雖繼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與予至再更寒暑而後別且以余之迂戇無似幸不為

此七人所棄斥而君尤若以予為可與者蓋君子余  
交深而信篤如此君之沒予安得默然無一言也君  
墓志行狀既自屬於學士張公與戶部主事曹君獨  
墓表未有所屬青田翁以請于予蓋君未嘗有言而  
青田翁揣知君之意或在予也君世譜履歷則誌已  
詳故予獨序交游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于君  
之墓而又將以貽諸此六人者云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  
靜先生諱旭隱居行誼既沒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

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  
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永孚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  
鄉人稱之曰雙孝秦氏君諱鏜字國和號類樗山人  
貞靜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為邑諸生治  
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  
多目君君亦每自負及案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  
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家居若干年  
嘉靖辛丑即家授南京都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  
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  
仕也曰吾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為子孫竊祿耶



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靜與其母殷恭人惟其志而不  
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君事孝子公一如  
其所以事貞靜者其事母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  
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君爲是群下不輕鞭呵中  
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饗七筯不出蔬豆之外懼少  
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癱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君  
以意揣其寒溫飽飢而時食衣之便溺起坐必君自  
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  
此蓋君之所謂孝者即甚勞勩亦不過乎煦愉抑搔  
人子之常事獨念君束髮即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

當時所謂功名顯榮縱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  
君乃銳然自割於強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不中熱  
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無難耳抑人亦有言子而仕雖  
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  
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  
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  
能知是尤所以爲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  
節見旌君爲人恂恂無表暴之飾然重節槩厲廉隅  
不妄交游不輕謁於有司君既自以詩書行誼守爲  
家法於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街衢之間褒衣矩

步不問可知其爲君家弟子庚子歲子涵孫禾舉於鄉癸卯孫梁又舉鄉之人不以子孫之壻於榮進爲秦氏賀而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爲秦氏賀也蓋吾友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爲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詔其後之人

普安州判杭君墓表

嗚呼是爲吾友宜興杭君錫賢之墓杭君諱封錫賢其字號日惺布政澤西公之子都御史雙溪公之兄子也乙未歲余罷官歸客宜興寔館於君余性褊且慙在鄉曲子子不能與人爲同然獨嘗心善君君自少以宦游子弟著文行其所結納多海內知名之士顧余何取然君與余獨深相好也以是于君乎館余所館距君所居五六十里君數數往來候余或相對一室講論經史或邀余游東西溪及銅官諸山所至輒盤桓竟日或相與賦詩爲樂余是時居常以病謝

客然於君之來未嘗不喜余於山水亦雅不甚好然  
於君之請未嘗不從與君處久而益津津有味而亦  
益知君之爲人君外和而中介其遇事小心能忍待  
人依於謙厚於好善尤篤甚於世之嗜勢利者其臭  
味苟同雖其四海九州之人君縱不能徧與之接然  
其心未嘗不慕而求之其臭味苟不同雖其里閭姻  
戚之人君縱強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踈而遠之其  
慕而求之也然未嘗翕翕以相驩其踈而遠之也然  
未嘗悻悻以相忤余以是益信君爲長者余既居宜  
興兩年會有春坊司諫之命去如京師未幾君亦

以選入就試北畿復得與君日夕往來如宜興時君  
居京師尤自守不妄與人交獨余所善吉水羅達夫  
富順熊叔仁平涼趙景仁君介余徧與之游甚狎至  
於大官勢人之門雖君力能自通然絕不往也始君  
少時從澤西公在京師學於翰林諸先生其爲文有  
矩矱爲縣諸生已能出名聲然數試不利後爲太學  
生師事湛甘泉呂涇野鄒東郭三先生三先生亦淡  
器君君益思自奮及余與君會宜興則君年且五十  
矣而其氣不少衰時時作爲文章包羅馳騁沛如也  
既試北畿又不利於是始有選將選有勸以賂者君

艷然曰吾父吾叔並以直節蒞官吾縱不能似柰何  
以此為吾父吾叔羞竟不肯於是選普安州判官歸  
至淮病卒年五十有七自君在京師而余以狂言再  
謫為民君送我於崇文門外昵昵不能別且謂余曰  
君去吾亦歸矣與君結廬溪山以老焉可也未幾而  
君竟死嗚呼余烏得無情哉乃為叙始終游從之故  
與君為人之大畧而書之於其墓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  
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

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為予以惡惡為  
奪予與奪並故其為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  
銘為予以不得銘為奪奪因予顯故其為教也微義  
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  
或採焉故其為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  
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為體  
也不嫌於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  
古美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  
自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以為多愧辭豈中郎知嚴  
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

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恠余兩為史官皆以不稱罷而  
姻戚間里以其嘗職史故徃徃以銘辭見屬嗚呼試  
點檢前後所為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  
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予奪於其史退而處於鄉不  
能信予奪於其銘是余罪也雖然予奪非予之所敢  
也是以欲絕筆於銘焉其或牽於一二親故之請有  
不能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此  
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  
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為表者  
是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

為狀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為無錫之間江大父  
諱某云云君少讀書為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  
試不中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司照磨  
不赴任遂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  
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墓在間江第二灣祖塋之次  
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恣慰請  
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為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  
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為吾母任宜人  
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為君請不  
可辭而余嘗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

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  
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為愧辭也乎故余叙所以不敢  
輕為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  
官系世卒葬月日為文而授之恣慰使鏡諸墓上

### 華三山墓表

華三山翁諱從智字克禎按察副使金之父也副使  
為戶部主事時封翁以其官副使廉靜樸木有古人  
之風余心敬慕其為人後乃稍聞三山公之行事而  
知副使之樹立有自也則又敬慕三山翁已而得翁  
所為余山百詠詩其語類古之隱君子自足於一丘

一壑而不好於物者余嘗欲走余山訪翁以庶幾獲  
見所謂山澤之臞而未能也嘉靖壬寅四月十有四  
日翁以病卒年八十有二於是副使來請余表翁之  
墓嗚呼余於翁有感矣翁生為富人而以子貴為封  
官諸富人率陰陽予奪多其網絡以力爭錐刀其貴  
人父兄或憑其氣力漁獵其人饜其谿心翁乃約已  
而豐人一切屏機穽不事賈田宅從其贏歛租息從  
其胸衣食人也從其贏自衣食也從其胸又諸富人  
與貴人父兄率飾冠帶都騶奴日夜碌碌以刺候造  
請結納為事以厚其交而多其勢或時節往來府縣

門入則僂僂柔色詞以媚出則詡詡張眉目以矜翁  
獨一切謝去塞實自歲在佘山三十年束帶見賓客  
之日可數也蓋翁之泊于利而䟽于勢若此宜其發  
之詩歌而特有類乎古之隱君子也哉余是以諾副  
使君之請而表於其墓翁墓在佘山翁所自營也翁  
少嘗力於治生以逸其父西野翁後西野翁沒翁遂  
去其故居而老于佘乃自為塋塚因山而壘植一木  
必其材斲一石必其無泐費可若干金以上經營勤  
瘁且數十年而後完雖然古有說矣聲利腐鼠也形  
骸委蛻也故達者解焉翁能不恡情於其一乃若不

能不恡情於其一焉者何耶且夫役其一生之力營  
營焉以計其身後委蛻之藏與彼役其一生之力營  
營焉以計其身前腐鼠之奉其較亦何能大相遠而  
翁乃耽之不置其亦未可以為達欤或曰唐司空生  
嘗為之矣司空生達人也故達乎死生之際則王孫  
之裸葬可也司空生之自為塋塚而飲酒賦詩其中  
可也翁父西野翁諱某祖某家於無錫之鵝湖華氏  
自翁十五世祖當宋南渡始自汴徙無錫居某地幾  
世祖自某地徙某地而五世祖又自某地徙鵝湖其  
墓亦隨所徙族大而墓散徃徃蔽草莽間翁遂為巨

碑數通各題小傳碣諸其墓為識而翁始墓於余翁  
配云云

莆田林氏先墓表

莆田林君華述其先人之行而請余為之表於其墓  
曰少而為儒老而投閒其績文強記推於士人而好  
施善忍著於鄉曲自少孤獨與母居母或不憚輒卧  
不食則跪俯牀下求親黨慰解百方母憚然後跪為  
之起母食然後食是吾大父洗心公之行也雖不為  
儒生章句然喜誦詩書旁及簫管歌曲卜筮星曆之  
學尤精康節易數而時諷其所為擊壤詩故其平生

遇歡愉窮窘悲愁死生之變以為是數也嗒然絕不  
以逆順生心少喪母喪哭之目盡腫數至失明後遭  
父喪窶不能給則躬負尸於牀而鬻衣質屋以供含  
襲其後繼母寡居而家又窶甚滌澣襦縕之奉有豐  
無缺是吾父敬菴公之行也寒煖飽飢起居盥頰事  
關舅姑者以身任之不以勞相遺并汲竈燎器滌衣  
澣棗栗挑剥家之瑣細事關妯娌者以身先之不以  
難相推諸妯娌見其卑柔或侮以非意則善解遣之  
復有煦濡翕訛者又正色拒之久之諸妯娌皆服而  
舅姑則益喜是吾母周安人之行也嗟乎華不幸十



三而喪吾大父十七而喪吾母二十而喪吾父空乏顛沛不能存然思先人之義即以不忘溝壑自厲嘗乏食竟日危坐讀易或雪夜衣絺覆草獨處慷慨歌聲達旦益奮激不改以先人遺教在不敢背也華自壬辰登第至於今十有四年而任今職所居官處患難臨民益思砥礪各節深以罔上殘下冒進壞道為耻以先人遺教在不忍玷也大懼先人之善泯墜不紀是以日夜悼心惟君與華相知深敢以累君華之請余文也蓋在知鎮江之二年余諾之而未有以應也後二年御史奏華激變事被逮京師華以書別余

曰苟君不遺余先人而終賜之華即死瞑矣華發鎮江哭而送之江者幾萬人擁傳車不能行逮者愕眙且笑曰是可以為激變矣華至京師上奏自辨天子以為直而京師諸貴人亦多言華枉者於是天子竟不深罪華而罷為民以歸華于道遣其弟華以書來曰華誠不自意復奉先人丘墓惟君所以嘉惠先人者願終賜之嗚呼余於是益感涉世之難也將為蘧條戚施嗶呼唯阿苞苴承迎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於人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鬼神而且遺先人以惡名將為矯世厲俗捐私奉公蘄崖猶潔之行

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人甚者為世戮辱以憂丘壠是兩者不知其孰可也以華之自處固以謂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而貽先人以令名然卒不免譴訶憎疾於人既觸法矣然猶得免僂辱以奉先人丘壠以不為譴訶憎疾者所快蓋非

天子明聖至仁保全善類則不及此故特為紀之以著於世且使世之人知種德積行雖壞坎其身必發之於其子孫如林氏之先人秉道守正雖遭罹讒疾終獲保全如華者以為仁人志士之勸其於世教未

必無補云

彭翠岩處士墓表

古之人有書其人之墓者必其知足以知其人者也智不足以知其人而據其所傳聞書之雖其當實君子且以為近証而况其不當實者乎雖或知不足以知其人而知其子弟則為之書其父兄者今往往有之然其不失實者亦或少矣自余稍知為文惟書人之墓則尤不敢不謹知不足以知其人不敢書雖或知其子弟而亦不敢以書其父兄今余既未足以知處士而又未獲游於處士之子郡推君而特為之書

者蓋郡推君之僚於余父也最久而余父之知郡推君也最深則因余父以知郡推君之為人而因郡推君之所稱述者以知處士之為人其亦庶乎可以不失實焉否也按狀處士諱顥遵道其字處士居常自言曰拙可以勤補而窘可以儉裕故其俯拾仰取凡所以家人生產之計未嘗不出于勤而其服食器具凡其所以自奉未嘗不出于儉然至貧不能屋者為之屋貸而不能償者還其券或遇賢士君子其將迎而贈送之也必恭其貌而豐其儀故士君子樂與之游而鄉之人不病其為纖音也其更徭賦役凡所以

急公家之事者先於所以謀其私至於體其同室之休戚通其有無而孔懷其死喪其所以為其父母之子者先於所以為其子處士既自以不能讀書為儒而獨屬意於郡推君郡推君之少也擇師教之而時督之曰君賴祖父餘業幸無飢寒而不刻骨自植立而惰窳以敗是羞余也嘉靖壬午郡推君舉於鄉處士且喜且督之曰更志其大者可也蓋郡推君述處士之行大略如此而余父為余言郡推君之為人縮縮謹甚其治獄多所貸舍不以銀鍊為能雖鞭楚常恐傷之是殆有聞於處士長者之教乎余是以因余

父以知郡推公因郡推公以知處士而為之記之也  
處士祖希載父德甫自處士祖父而上皆不仕而處  
士有子澄始舉於鄉今為永州府推官配晏孺人狀  
以為安祥雍肅能助處士之不逮者也子三人長即  
澄次渾太學生皆晏出也次深側出也孫男六人天  
祿天初天視天祐而天祿天初天祐皆邑庠生天視  
太學生其二也幼未名處士卒於嘉靖某年月日年  
六十有三晏孺人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九至嘉  
靖丙申十一月日始合葬於萬載縣北九子石之崗  
處士系出宋待制忠肅公龜年之後世居臨江之清

江至六世祖始徙袁之萬載城東而翁又構別業於  
城北龍溪之澗龍溪迤南有岩積翠作亭其上而自  
號曰翠岩處士余因為之表曰是維翠岩處士之墓  
云

傳

周襄敏公傳

公姓周氏諱金字子庚號約菴其先武進人也國初  
有彥居者以閭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為都御史復  
還居武進彥居生贈戶部尚書道信妻贈夫人董氏  
於公為祖妣道信生贈戶部尚書廣妻贈夫人張氏

於公為考妣墳墓皆在南京而公始賜葬於武進之  
惠化鄉公自弱冠為應天學生弘治甲子舉鄉試正  
德戊辰舉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  
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薦起為副都御史陞兵  
部侍郎轉右都御史尋轉左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  
生長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南京人以為榮公之始  
為給事也於戶右於工左於兵復都於戶凡歷三科  
為都御史也僉於延綏副於宣府於保定右左於淮  
鳳凡歷四地為尚書也於刑於戶凡兩部公所歷多  
在錢穀刑名兵戎劇曹與邊腹要地公為人闊達警

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  
施行而後言不效迂生敢言而已 武廟數游幸晏  
朝公上疏請復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權綱  
亦頗見采納時貴寵用事國儲蠹於冗食公言京糧  
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乞痛加澄汰  
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濫討引鹽暴橫道路又  
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或云已娠請誅昂而  
還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為公  
請贈謚亦獨以公為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  
方是時奄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為仇不旦暮死則

寬少能全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戮辱  
而以久次得擢為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其在科中  
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邊境要害衆輒目屬公公口  
對甚辨聞者莫不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  
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  
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  
而虛銜反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為督府  
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  
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  
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人

家囊篋空虚子弟臧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拯門  
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  
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  
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於是衆以公可屬邊事推延  
綏則推公推宣府則推公公既家居廷臣交口薦猶  
尚以邊事也公在兩鎮值寧夏甘肅大同三變之後  
公既素豁達不拘謗有帥臣體裁又善煦愉接下邊  
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繩法以休悞  
慰帖之嘗欲筭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見之惻  
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筭而百方為之招商聚

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為之葺墩墻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靜室跣跣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懽呼叩頭退

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之知居家時數嘗為余言之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為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

利不卹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軍情外策強敵開城晏閉邊氓緩帶兩鎮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為才然公他所施設其與公不同趣者或不能不以好惡為贊毀至論公長於治邊則莫得而訾也自公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某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挾死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

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為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辨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於巡撫為同事而臺長又於公察長也公本通達不務為異立硃硃名然利害大體所在不肯苟為媿媿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淮當士大夫南北衢地過者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為謗然公自如也

丙申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悒悒不敢出語公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



通狀且奉

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

聖情聞之悲惻柰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鑊絙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期以葬沿江千里居人免折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於是有力焉及為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於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歸年餘而病卒年七十有四公性喜讀書雖裨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畧尤喜為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上谷榆陽稿皆成帙也善字書有晉人風骨其罷宣府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

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是時余以諸生候公公過待以為國器及入仕途公每遺書誨以經世之學顧樗散無能自效於公者公且死以傳文見屬余不得辭也公平生儉樸既已貴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歛客則極豐潔曰賓客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自公既沒

天子賜之葬祭贈公太子太保謚曰襄敏嗚呼可謂有始有終者矣妻夫人吳氏子二人仕為都督府都事偉太學生皆好禮讓能世公之家者也

賜谷吳公傳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為醫始公之高祖摩父  
寧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烏氏書風角雲氣占經  
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  
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  
脉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脉消息之有初  
若與証相反而卒無不効者其餘奇疾尤効也弘治  
間以明醫徵至京師遂以醫游諸公卿間公醫既精  
而儀觀磊落濶達善談說穎然見鋒鏑于是諸公卿  
爭迎致為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

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  
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頤壽給事中李良度皆  
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  
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  
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為  
之請曰國示三四十餘年纔一徵醫耳若等幸被徵又  
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  
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掌  
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  
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讒之

上曰宗周所薦多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 上曰吾當自試之時 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 上喜甚嘆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讒者而謂宗周為忠公自是得幸於 上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 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嘗幸虎圈虎騰而驚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頃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 上所游幸公必從嘗侍 上卧至以肩倚 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

左右近幸而以屬公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為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衛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藥囊侍陛下此非臣職也上乃止某年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

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板出公畱京師駕行至淮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上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

左右見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為亂力請復  
幸宣府公脉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疾亟矣幸可及  
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即死寧有葬地乎  
奄以為然乘間百方說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  
問上病何如即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駕還京  
師崩彬坐誅殺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去矣既致  
仕畱居京師遣其二子徧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  
希孟舉進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  
列大夫甲午子希魯舉於鄉自某年公還武進稍葺  
室廬治田園為終焉之計公既老居鄉不復為人治

病而親戚故人有奇症或病危甚眾醫所不治者乃  
以請公公亦間往往則應手愈居間誦老莊氏書益  
究金丹內外秘訣以冀所謂長生者其自號賜谷谷  
者谷神也或曰賜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  
人雅歌彈碁飲酒為樂酒酣數語及毅皇時事出所  
賜衣物未嘗不泣然流涕也久之希孟為廣信知府  
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公每自詫得丹訣  
指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之一日余往候  
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在公點頭卒  
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好好遂卒年七十有八

嗟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為傳而叙公在毅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遭遇以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 萬古齋公傳

宜興萬氏相傳徒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六人皆強力殖產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為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為文獻家政生與與生公諱吉字克修為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為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為

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己公為學以為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為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耻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履食飲之節畫線而蹈終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欵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為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絕病甦然骨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劬至

沒齒衎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被  
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教諸  
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烝烝雅飭規行  
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閨門化之娣姒雍睦自姻  
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評語嘻嘻之聲其諸子  
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争相高之以比  
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寒  
溫語若落落寡情然人又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邊  
幅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間恩  
禮欵曲即素婉孌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奉

泊然衣未嘗問新故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  
圖畫古器伎藝之翫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溺  
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握筭計帳之具口不問錢米  
盈縮雖以有弟足籍亦其素性於財利疏濶使然然  
獨喜施舍至歉歲家人節口而食遇窶人未嘗忘施  
也友人且死屬其妻曰濟我後事者必某也已而果  
然其處宗族每誦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疎之  
語嘆息者久之族人有緩急既自罄其貲與力其所  
不及則醵其闔族之貲與力以濟其三族中待公飽  
饑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振

急排難為豪舉其平生墮坎又非如希文有俸廩賜  
予可以收族其所為如是蓋天性也以繩檢自律亦  
以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後輩必稱嘆推引以為賢  
於己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於義  
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為之屈服及引義爭  
是非雖遇達官勢人鯁鯁反復必伸已說不少媿媿  
以是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愛  
已也其有欲為不義懼公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者  
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生後輩有志  
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公

亦款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既執古自信因  
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而不敢  
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為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率  
準家禮從事不為苟簡在學中凡八試於有司皆不  
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以德行旌士每首公  
以風諸儒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  
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輒掩卷自思及有  
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尚理致不為華言然  
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  
松為厚交潘君疎爽坦易而公堅苦縝密兩人操行

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  
識公於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講論  
有合有不合而卒歸於相得也蓋公尊經傳甚篤而  
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  
易以為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  
落格式而易以為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徃徃  
因其似而疑其真余既與公交友之乃稍稍於經傳  
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  
操欄柄為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  
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

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為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  
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于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  
說歸而以語公力縱吏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  
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  
王革曰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  
合然固未嘗背於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  
以公之堅志勵行虛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  
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  
余之迂鶩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孚契合洒然冰解  
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



者其亦足以見於世矣居火之以貢為桐廬訓導桐廬地硠陜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為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為之爽爽心動時節或有饋遺却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為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

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為平日不能養耳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為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輩益樂親之其行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為諸生地方利害休戚疊疊為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為天下賀或聞進一縮胸黨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為之廢筯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

間猶類聚平生所錄拱手讀之其強於好善至老益篤自桐廬歸數入郡訪余相與講劇益切又邀余訪養齋徐公慨然相見晚也故其卒也養齋公誌其墓妻李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後公五月而死於毀士安縣學生士和禮部主事孝謹一如公者也

### 李宜人傳

余讀同年友羅君洪先所為述其先人副使雙泉公與李宜人行事為之慨然而嘆蓋嘆吏之漬於墨而潰其防也然而潔志好脩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

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嗇而耽於飾牀第之言昵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于此即有能免於此而或窺罅揣空乘其耳目所不覺而陰入之賂幸而覺之又牽於愛而有濡滯不忍之心徃徃壞名而失志以至於敗可憐也已故內有采蘋之節則外有素絲之風內有交徧之譴則外有終窶之怨言所自者微也雙泉公固潔志好脩剛而不惑者而宜人之助蓋亦多焉雙泉始以諸生游學於白河雙泉產故窶而旅中益無以為資宜人匍匐憔悴以佐朝夕之急然此猶迫於無可奈何至如雙泉舉

進士由兵曹郎歷鎮江淮安兩郡守官尊而俸入多人謂宜人有遭矣而此兩郡又夾江淮之衝漁鹽米穀重裝大賈之轉多見可欲以是吏于茲者潔志好修之士尤少而肥家以去者為多與所謂窺罅而陰入之賂者亦時時有焉故為吏人妻者不饜於肥家之公橐則饜於窺罅之私賂矣雙泉為此兩郡守其所入既不足以肥其妻子而宜人亦小心奉約束惟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歸宜人篋中皆故貧時物也無一增者雙泉為兵曹郎是時奄瑾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瑾瑾嚙之數使人伺雙泉

雙泉於是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戶爨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或雜以糗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瑾伺之數月亦竟無所得及雙泉在鎮江宜人携女奴日往後圃掘野蔬而食之雙泉既廉不受錢又往往割俸錢以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宜人於是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帔而嘗從諸寮婦飲諸寮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錦桂釧金纍然宜人既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往遠巡席間諸寮婦以為苦也更密勸以賂宜人矍然曰若不知吾夫耶且吾安得聞此言諸寮婦因竊

漢笑已而女驢有私獻金器飾者蓋乘雙泉所不覺也宜人痛呵絕之曰若不知吾夫耶諸寮婦至是始赧然以賂為耻焉嗚呼使為吏人妻者盡如宜人則安有所謂林第之言與窺鑄以敗其夫者即有然者使其盡得見宜人之事安知不有赧然耻如諸寮婦者乎此余之所深歎也宜人故長史李勳之女婦雙泉若干年以卒有子一人而妾所生子二人其女二人則皆出於妾宜人子獨洪先耳宜人均而字之尤善處嫡妾之間兩妾中其少者柔婉自媚於宜人宜人愛而撫之其長者故窘宜人然弗為較也第拊心

自泣而已亦不以言於雙泉後雙泉自知而欲督過之宜人曲為救解乃已其或雙泉自以他事督過此兩人宜人曲為救解乃已此在宜人不為奇然亦人所難者宜人既卒洪先以書屬余使為之傳余於交游中雅慕洪先洪先疑重醇慤其志必欲為古人而後止可以觀雙泉與宜人之教也而宜人之事有足係世風者故余掇其一二大者著于篇而又以志余之所感云

### 章孺人傳

呂氏有賢母曰章孺人孺人讀書解道理有女士之

行孺人之知書也自其父省菴翁翁先世累有顯人家故多書而翁尤好書日誦及六千字為準日誦不及六千字不寢于書尤好誦五經自漢以來諸家之說五經者皆能通之為文博雅尤工騷選然冲澹不好仕進以布衣終翁無子而有女一人孺人也自幼受句讀於翁翁以為能既乃稍進孝經論語大學及史傳所載列女賢人孝弟之事種種能識其大指翁乃慨然而嘆曰惜乎使汝不為女子章氏文獻當在汝矣蓋既以喜孺人又若自悲其無子可屬然者孺人既歸於呂其夫為芝山君某芝山有祖母章與母

趙母張皆在而芝山兄弟數人諸妯娌比屋居孺人奉一祖姑事兩姑處諸妯娌能壹不失其歡祖姑章者孺人同族亦謂為從祖姑者也年高性嚴諸子孫婦莫能揣意嚮顧意獨在孺人然非以重親故也諸妯數因孺人進飲食問起居章即喜有賓祭奠饋之事章必以命孺人孺人唯唯受命然不敢專必以請於兩姑退又謀之諸妯以故諸妯款款益和兩姑亦喜吾婦之能代事吾姑而章又益悅也孺人與諸妯居款款益和然慎重寡言笑即有內事相關涉數語而已或問及書史輒以不能對以為非婦人事也惟見

芝山夜讀史間舉省菴所評史一二語以問于是芝山乃知孺人之嘗讀史也至於訓授諸子書則縷縷竟朝夕其語有外傳所不能詳者孺人之生子洵也後洵既生而不娠者又七年洵又多病力請為芝山納妾妾始娠孺人緝衣絮具湯沐親自舉兒兒死涕泣累日夜是年而孺人自有娠明年演生又明年泌生而洵病亦愈孺人之生洵與演泌也後洵又病恒愛而憐之然厯厯不為姑息居常啖兒糈果勿與梁肉即與皆大人餒羞之餘未嘗為兒烹一雛其所與襦袴皆澣衣為之不為製一新繒常曰兒福薄豈勝

美衣肉食耶至於割鮮烹燂之地與里巷謳歌劇戲之事皆閉勿令兒見即隣舍小兒倘蕩無狀者戒勿與游狎洵少拂于孺人教旨孺人視之甚愠然不忍箠撻又不欲聞諸芝山輒自懟為之對案不食改之乃喜洵稍長知勤苦與兩弟夜讀書課文夜過半孺人即又慮其勞以病也輒令女奴趣就寢或自起滅其燭常謂洵兄弟曰汝先世賢人之裔也余家先人亦世世讀書宦顯余父雖布衣文學誼行伏一時余婦人也又不幸無兄弟先人之業絕於余父矣兩家文獻在汝豎子可不慎與憶余父且死時汝曹尚幼

乃以先人田廬遺其嗣孫而以所藏圖籍文書畀汝  
父且謂余曰他日汝子可教教之讀吾書吾死不恨  
矣汝兄弟志之及洵為諸生嘗就舉弗第孺人慰之  
曰汝年少學未成爾且余與汝父教汝書固不願汝  
祿養也汝能績學修行縱終身不遇如余父可也不  
然徒苟且富貴即鍾鳴鼎重亦何足道于是洵強學  
博問以儒有聞而章氏之書乃大行洵居官凜凜有  
名節其志師古人務究於精微而止蓋皆自孺人發  
之余觀前史女子能讀父之書者率載以為美談至  
於有家之傳則往往以託遺書為重事是以重於有

子而伏姬班姬之屬雖能讀父書然終不足以世兩  
家詩書之澤者其竟以女子故耶孺人奉其父之遺  
書與其遺言以教而成其子子洵強學飭行傑然以  
儒自見於世人且望而慕之曰是得於章氏之書者  
為多是使章翁無子而有子其書無傳而有傳也蓋  
人知孺人之為賢母而不知乃其所以為孝也余故  
為之傳以著之孺人諱寶浙之新昌人子三人光洵  
光演光泌光洵舉進士今為御史

### 俞孺人傳

俞孺人者玉山詹君諱某之妻訓導鈿之母也鈿生

而孤時孺人年二十有五歲鈿伯兄某始三歲孺人居孀矢節至今凡若干年卒以植二子而觀其成自二子幼學於塾每夜歸讀書輒篝燈火紡績與相對以為常被服食飲令母得擇所欲母得詈人出惡語言有過輒請於其舅而呵責之一不為掩故鈿自童孺時已恂恂若老生後舅氏沒而二子且長矣則使其業農以給而使鈿專業於儒又縱鈿使日與邑之諸雋游處鈿痛自感奮日夜刮淬在諸生中數年以學行推擇超等為貢士鈿居京師是時四方修行之士若鈿之同郡徐子直成都趙孟靜輩相與群居講

學鈿悅而從焉恐不得卒聞然世方驚于功利雖薦紳儒生皆不喜若輩說或相指笑以迂濶孺人詢知其子之所與游者某人某人而又詢知其所與游某人某人者如何人也乃獨心喜焉鈿為人愿而善藏其居衆中退然不見辭色而其介然有所不為既訓導於常亦闇闇不自標幟時或舉其所聞于先生長者一兩端為諸生論說諸生相與服其行而信其言孺人以鈿之能惠于諸士也則又益喜鈿為訓導幾年諸生某某輩本其教之所自也相率請余為孺人傳余既傳其事而論之曰夫女子非立節之難而立



孤之難然世所稱立孤者謂其不墜門戶或能以榮  
進顯云耳非有能教之以正而成之者也就有能教  
之以正者顧其為教也止于其母之身其教之所及  
也止于其子之身而足矣今孺人乃能使其子盡友  
四方之賢人君子以助乎其教之所不及又能使其  
子以身為諸士師以廣乎其教之所及蓋其所以風  
世而軌物者遠矣噫嘻此豈婦人女子之所幾也哉

葛母傳

葛母李姓諱妙賢鳳陽李翁諱泰之女同邑葛翁容  
菴諱欽之妻貢士澗之母容菴翁豪雋有氣槩游於

商賈中能自見其奇嘗上書巡撫言鹽法河渠事利  
害甚具語在王文恪公所為傳始容菴之賈於揚也  
母獨家居奉其舅姑服勤幹蠱兼子與婦之後容菴  
是以無遠賈之憂而舅姑亦忘其子之不在膝也其  
故廬災於火容菴自揚輦石輸木而經理匠事皆屬  
之母其居之成也至今族人聚而居之已而從容菴  
徙於揚則又助容菴構新居其經理視鳳陽時尤勤  
不踰時而寢堂言言遂如故家至今子姓聚而居之  
母家於揚幾十餘年揚之俗皆窳浮麗男子游手末  
作其婦女鮮事織績而習為假髻侈袖緣履之飾母

州志卷之六

州志卷之六

七

獨織於治生蚤起育雛食豕釀酒造醯翦裳滌器染  
纒凍繅僕僕迨燭不自休至見美麗服噐飾輒閉目  
斥去以是能殖其家不獨容菴居積買遷之故也母  
雖以織治產至於振里族之乏繕橋甃衢粥餓樵齒  
縱解簪珥亦無所嗇容菴慷慨行義傾貲結賓客蓋  
不獨容菴之能施也女夫死無子命子澗為之立後  
其父母死無子又無可後者則以義立主奉之別室  
而烝嘗之其知大計往往若此母性凝重訓御諸婦  
諸女如師門內無嘻嘻聲尤謹嫡庶主僕之分僮婢  
三百餘指飽饑逸勞人人自以為得也其教諸子有

法尤屬意澗澗好聚古書購書數百金以上澗能為  
古文辭所交多四方名士館穀饋遺諸費日出母恣  
之勿問也曰吾夫積金使吾子易以為善今吾散金  
以成吾子之善也不亦可乎已而聞湛甘泉先生講  
道南離則遣澗往澗於是聞體認天理之說未幾構  
甘泉書院於揚費且數百金澗請於母母曰此義事  
也亟圖之自是書院成而揚之士彬彬多嚮方者母  
年七十有五而卒其詳載在太僕盛公所為狀而盛  
公又題其旌曰賢貞蓋不誣云母五子澗洞澄江漢  
而澗最知名余亦知澗者於是澗以傳屬余蓋余讀

荆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鄒東郭先生所為母阡表太息者久之以謂伊洛先生  
生在當時彼號為衣冠士子群咻衆信乃不及一女  
子又謂葛母可方尹氏之母其說云然然余以謂尹  
母之所以能彰於世者焯則貽之也伊洛之門其穎  
敏才辯者幾何人而確實堅苦言行必信能守師法  
則焯為第一是真能以善養者而母之訓益因以彰  
澗所聞於師者固伊洛語也澗也自是焉益落其華  
而收其實習其傳而反諸心求其所以為焯者則所  
以使其母之有傳者固無待於人而惟盡乎已而其  
所以盡乎已者固不在於聲華辭藝之蔚然者而有

在於克己反躬之闇然者矣故因東郭之論而附著  
之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雜著

鴈訓

執徐之歲有鴈集于顧舍人第舍人筮之得小過焉  
其繇曰飛鳥遺之音大吉博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  
則蹠華公子在焉公子謂先生曰鄙人聞之入事占  
幾天事占符幾罔舛蓋而能垢符罔闡沕而弗彰蓋  
昔者玄鳥集戟黃雀投環游龜像紐墜鵲化印斯瑞  
眇乎瓊哉然猶薦紳動色焜焜耀耀若天授幽契而  
神界秘寶焉者矧夫鴈抱陽背陰羽蟲最靈者也迺

今歛翮戢翼翩然來賓斯亦異矣於舍人何所當焉  
願先生為舍人鋪張而揚摧之可乎先生曰唯唯可  
乎哉可乎哉請撫僕所聞而公子選焉夫陸杜隰黍  
秦粟吳粳芬馨狼藉穰穰滿膝爾乃呼儔命侶啜喋  
蹂踐一飽恒餘群啗每饜此蓋飲食之至樂也舍人  
嘗羹內饗割肉大官滑脆腥臙溢腹盈食若是何如  
公子曰夫繫稻梁之謀者忘冥冥之志沈恭養之適  
者違性命之和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願聞其他  
先生曰文獸眎皮珍禽辨羽爾乃披繡戴黻純緞雜  
緇織毳似鬣溫氍方綈氍毹翾翾差池濯泠波

以修容颺輕颺而整儀若夫東海獻朱上林呈白匪  
恒理之所窺亦云極態而盡飾于是使鸚鵡羞綠山  
雞讓錦此蓋羽儀之至文也舍人縮銀垂黃錯以絺  
藻顧步流暉折周展耀若是何如公子曰古之言章  
服者特以殊等威別上下而已非以為侈榮極觀也  
且令聞被躬安事文繡哉

先生曰鬱埜茂林平皋廣澤罽羅無所安施矰繳爾  
迺頡之頡之翔而後集輟雲霄之勁翰指天地以假  
息故易著漸磐詩詠遵渚豈比夫鸚鵡踰乎榆枋  
鸚鵡早棲于簾廡者哉此蓋居處之至適也舍人待



爰晞羽于陽谷異往來于玄鳥類屈伸于尺蠖此蓋消息之大時也舍人始焉豹隱吳門迺今違休際昌連茹彙征以應鴻漸豈徒曰好爵是嬰若是何如公子迺俛首深思而未答也先生遂推而進之曰夫鴈有六德焉知時寒燠智也時去時來若有約劑而不爽者信也御簾以避戈慎也締偶不亂者介也能群者仁也群而有序者禮也舍人備娉葆真襲華振若畜茲六德協于禎祥若是何如公子乃雀躍而起喟然而嘆曰嘻吁休哉夫晰萬物之精者不以通塞異觀究天人之際者不以幻化眩見故履幾莫如謙謙

承符莫如兢兢謙謙者人益之兢兢者天庇之然則來鴈之為瑞也蓋亦主人之自求多福哉詎不閱哉彼諦圖測謀以覲靈者末矣于是舍人再拜謝先生先生乃去

### 讀春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守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

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  
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  
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  
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  
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  
後得顯征伐雖其顯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  
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  
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  
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  
不請於天子而顯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

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  
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  
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  
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  
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盟  
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  
有討貳有愆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為強臣去其所  
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  
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  
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為其會其盟其侵



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為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又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

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弒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草莽灑洛之外聲教阻絕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衆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劫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芾是天子之自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

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於大夫矣盟澳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於大夫矣衍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

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  
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  
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  
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雖澤  
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為繫  
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勲  
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  
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  
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  
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雖澤是矣不繫乎

大夫雖主帥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  
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鞞之戰是矣其  
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  
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  
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鷹閱之徒以名見者乃  
為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  
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為人役之不暇  
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大夫乎蓋不繫乎  
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為貶則曰  
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

受貶耶侯犯南崩弗徂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  
自執其權而陪臣寔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  
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  
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為  
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  
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為  
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  
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  
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  
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

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  
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  
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  
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  
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鬪猶不若權之  
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  
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  
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  
害也而六五以為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  
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

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  
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  
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  
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  
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衣之前乃不  
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  
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  
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  
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群然役屬臣僕於  
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攘斥中夏又

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  
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  
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  
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  
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  
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  
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  
也其為道耶其為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為義耶其為  
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  
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

文且將為法受惡矣况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  
為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界  
宋為譎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  
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  
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  
人之顓論功也而春秋者顓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  
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何  
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  
之告鬻熊為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  
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周之亂韋子以

王叢毒上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  
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為逆者莫如楚吳  
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  
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  
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  
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  
如邢遷於儀夷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  
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  
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婦則其躅躅之勢已見  
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

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裡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

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畧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

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入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為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郟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

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靳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鷂之搏而繫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恠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



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  
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  
也曰治弑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  
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書河圖洛書

卦未畫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二圖示人蓋天  
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潤生焉  
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為水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為火  
氣煖者必鬯達故三為水鬯達者必堅凝故四為金  
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

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  
成二得土而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四  
氣一冲氣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  
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西北二老為朋得二十五  
東南二少為偶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  
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  
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起于此乎方者地也  
畫野分州之法其起于此乎貞為天而陽下陰上者  
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為地而陰隅陽

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負左旋而方  
右行天水違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  
相遇久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  
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懲忿窒  
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  
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尤造化之精  
意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  
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  
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  
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即

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以天地  
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于黃鍾之管  
在修養家則陽氣發于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則洗  
心退藏於密是故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  
數也而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  
係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藏潛者非謂有時  
而發用也即發用而常潛藏也在其下者非謂有時  
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  
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  
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

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為也此圖書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余與褚生泛小舸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鬪則癢技於獮獸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

之間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養與君為殉而不可贖益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壘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遁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為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為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書王明齋卷

王君明齋精史頡氏之學博通諸家於易尤多所自得嘗以古文書六十四卦名以還科斗之舊而稍爲之訓注使讀者觀於卦名即卦爻之義了然益不待觀象而後思過半也余見而悅之君因書一紙遺余而索余爲之草書舊詩於冊用以相報君始以欲學余論易故攜所注易自姑蘇來寓天寧僧舍者半閱歲余雖頗竭鄙陋以請於君君所注易與余之說兩人或相印可或不相印可或始不相印可而卒相印可或始卒竟不相印可然率余得之君者爲多而余

自知竟不能少裨君也至於詩歌蓋昔人所謂雕虫末伎宜爲談經者所不道而草書出東漢芝象以後昌黎氏鄙之以爲俗書逞姿媚者也况余於此兩者又素不工哉且夫君以經易教余余竟投之以雕虫之技君惠我以科斗頡氏大古之書而余乃報之以效近俗姿媚之書其不相稱甚矣然不知君又何所取也漫書以歸之

書丁近齋示孫卷後

丁生翰從予遊出其大父近齋翁家教之語凡二紙其一教之以勤讀書取科第蓋世俗教子弟之常其

一教之以決擇於君子小人兩儒之間則固以古道望之而有世間家人語之所不及者矣然翁所教勸以勤讀書寔舉予為况蓋余之少也或然其後年既長大則已知記誦佔俾詞章之習非所以反身而崇德况今益衰且病精力日減於是經年束書不一觀與絕不為文者亦徃徃有之則是余之壯且老也既已與翁所責勸少時懶散廢書之狀幾無以異矣其尚足以為勸之所取法而無愧於翁之所稱述者哉然至於君子之儒則未嘗不竊有志焉而願與勸共勉焉其可也

書王龍溪致知議畧

世間茅葛議論已自充塞更無一片寸草不生地步王老於其間又苗寨倒曰又撰出一種馭氣攝靈一息一息等語又是一場孽怪且三教之說正苦分也分不清曰其息深深曰反息還虛曰向晦入宴息扯來扯去又却攪做一團糟此等語言自謂洩却單傳秘藏却起世間鉅儒諸老先生無限爭端不止如曩時實格物而虛致知之說也昔時已病其推儒入佛今且病其推儒入道異日王老又將費力分疏越分疏不下此時當服老拙屢中之億耳王老試觀為此

語者其會得王老宗旨其會不得王老宗旨

題大營驛

莊子以子之於父為命之不可解以臣之於君為義之無所逃意若以君臣為強合予嘗疑其不然觀岳侯所題大營驛壁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不在於復中原迎二帝眷眷然若赤子之於慈母然此豈無所逃而為之其亦有所不可解者乎侯之言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此侯之所以自狀而吾之所謂異乎莊生者耶彼高宗者乃忍於忘父臣虜其獨何心且已既已忍於忘父矣有臣焉為之急於其父如侯者亦

竟殺之又獨何心嗚呼綱常萬古事也其磨滅與不磨滅只在此心之死與不死而已高宗之為心何如也宜侯之竟以殺身而中原卒不可復二帝卒不可還也大營驛故在永州侯所題字久而湮沒余父為是州乃勒之而因并侯所題廣德金沙寺勒之蓋侯之心尚炯然在宇宙間未死也固不係乎石之勒與不勒雖然使忠臣孝子英雄之士過而讀焉其將慷慨泣下沾襟而繼之以怒髮衝冠者乎

書醫施氏婦事

語曰物反嘗為妖腥穢之氣薰積世界乃有賊殺其

大父者及其弟之婦與弟之婦之大父兄殺者三人其兩人即時死婦尚喘息未絕始某殺大父時婦奔呼某怒其呼也追而斷其頸至骨又剖其口婦忍死齒刀賊以手推刀至齒根骨乃止刀前後所轉其不絕者一線耳見者莫不憐之亦莫不以為必死會余往無錫知金創徐君素有神効而婦家貧甚不能請醫余邀徐君謂之曰君能一往乎徐君激於義舉遂欣然請行曰我不求一錢必活此婦是我心也因與余俱至則婦勢已亟矣徐君視之曰無恙也醫三日而腐肉盡新肉生又二日而口輔上下肉合頸肉起

如蔭蕾狀徐君曰生矣始余迎徐君至時余兩弟及親友劉宗堯左升甫徐子初輩聞之亦喜甚曰是吾輩之心也至是徐君告婦諸友請醵錢為贈不約而合者若干人得銀二兩有奇徐君曰非吾所為來意也余強之曰固知非君意也雖然願少抑君之意以成諸君之義可乎徐君乃不能固辭嗟于此可以觀人心矣徐君慨然不遠百里而來也其何所為哉諸君之慨然醵錢以醫婦也其何所為哉方徐君欲行時其妻適及月產子且徐君坐市肆可計日得厚糈君乃舍其妻之急而徇乎人之妻之急舍其有所利

於市肆之間而奔走其無所利於百里之外亦何心哉鄉鄰之鬪雖聖賢亦謂可以無救而簞食之費雖好名者亦所必惜以必惜之費而投之可以無救之鬪至於不約而響應若有所踴躍而不能已者亦何心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其機在乎通與塞耳塞則骨肉胡越通則四海我聞或謂今人之非古人之心吾不信也遂書之以貽徐君而且以風世之好義者則古昔相保相愛相卹相周之俗其亦可以興於今矣

瘞河壩枯骨誌

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髀髑髀斷脊脇諸雜骨無筭蓋出乎犬猪烏鳶所饜飽與夫日炙燹燒風銷水啣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流尸順河而下多于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積壘河壩久之維古昔時遇飢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壩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壩之上則見泥滓間圜者如破甑脗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玼玼若尚有光恠余三人者哀其澌滅且盡也命役



夫哀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髀我股甲脊乙脇轉于一坎若藁葦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虜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况此葦草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喙于

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書瘞枯骨志碑陰

始余與褚生之欲瘞枯骨也蓋偶有感於所見而未暇徧所不及見也偶盡一二人之力所能及以無歉乎此心之所感而非有意於人之我同也偶以河壩不毛之隙地可以瘞焉而非有擇於其地也已而朋輩聞是舉者競出錢相助而褚生父怡閒又以河壩地卑濕逼水非所以棲骨乃割菜地之一隅以瘞之於是城旁枯骨得盡瘞焉而又得高燥地以免於後

日水嚙之患嗚呼此可見惻隱休惕人人所同惟無所感而亦無為之倡者耳使義舉更有大於此者而有人焉倡之人其有不翕然而趨之若是者哉君子是以知善俗之有機也因書出錢人姓名於碑陰而附著其說云

跋自書康節詩送王龍溪後

玉臺翁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古今能知康節之詩者玉臺翁一人而已雖然所謂別傳者則康節所自得而少陵之詩法康節未嘗不深入其奧也康節可謂兼乎二妙者也南

江王子深于詩法者也間以余言質於南江南江曰然龍溪王子蓋有得乎別傳之意者而亦未嘗不深於詩法也索子章草余為舉似擊壤集數首龍溪蓋素以余論詩為然者也雖然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字亦詩也其亦有別傳乎有草聖之法乎而余兩無得也龍溪亦何取乎

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

少陵詩云華夷山不斷吳蜀水常通只此二語寫出長江萬里之景如在目中可謂詩中有畫今觀周生所畫長江萬里圖又如見乎少陵之詩可謂畫中有

詩詩中有畫長江在詩畫中有詩長江在畫然則長江屬之詩耶屬之畫耶蓋嘗登金焦之顛俯江流而太息其將謂之詩耶畫耶

書黃山谷詩後

黃豫章詩真有憑虛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烟火食者唐人蓋絕未見有到此者也雖韋蘓州之高潔亦須讓出一頭地耳試具眼叅之吾若得一片靜地非特斷葷當須絕粒矣蓋自覺與世味少緣矣然非為作詩計也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大則虞庭禹水稷稽皋刑以至夔石益獸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治細則匠人審曲面勢斧斲斤削鋸解鑿磨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室其致一也始予見文氏所刻帖中載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刻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固不能發其精神而傳於世也釋氏亦云譬如篋篋非有妙指不發妙音字刻亦然

跋趙松雪書道德經後

老氏書漢世謂之老易言老與易並也而後世儒者

紉之史所記孔子問禮與所稱猶龍之說雖未可盡  
信然老氏書絕去枝葉還歸太樸之意則與易上白  
賁魯論從先進之旨同其說固不可廢也學者以其  
見紉於儒先遂不暇盡心焉余婿白伯望買得邑人  
卞氏所藏趙松雪書老氏道經四十二章松雪字畫  
精絕為儒家所寶玩而此卷尤得意之書則學者以  
其所寶玩而因以讀其所不暇盡心昔人謂買櫃而  
還珠今因櫃而得珠未可知也為之書其後

跋異僧書心經碑後

余始聞江陰觀音寺有異僧書心經碑甚奇恠既欲  
往觀之則已火矣已而麟陽趙邑侯購得摹本余始  
得而觀之則如昌黎子從登太華之顛危峯休目愁  
不能下眩慄欲死少焉神氣稍定又如東廓隱几而  
聽天籟之作萬竅怒號口鼻盡奮而各騁其趣之所  
極而後止吁所謂技蓋至此哉雖顛素之奔放狂譎  
比之此書猶為拘孿繩墨而不能展矣雖然其奇怪  
若此而草法未嘗不在也世固有不反經則不合道  
者非圓機之士誰能信之此書碑既大而摹本亦絕  
少蓋俗眼鮮好之者麟陽既得此本乃付黃生道使  
再刻石寺中以還其舊嗚呼神物之顯晦固自有時

哉

數論六篇

勾股測望論

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運行朧胸  
遲速之變山谿之高低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  
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橫為勾縱為股斜為弦  
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為實平方開之得弦勾股  
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  
同法蓋一弦實葢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併  
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

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  
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  
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  
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  
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  
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  
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  
寸之勾為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  
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  
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

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為股因橫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二法也

### 勾股容方圓論

凡奇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於齊之圓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勾股容圓準於勾股容方假令勾五股五弦七有奇此為整方均齊無較之勾股其容方徑該得勾之半蓋容方積得勾股全積四分之一其取全積時勾股分在兩廉則勾五股五五二十五內一半為勾積一半為股積其求容方則併勾股為縱一廉得十為長之數得濶二五與原勾相半蓋始初則一半勾積一半股積橫列之而為正方及取容方則股積在上勾積在下而為

長方矣其容方所以止得半勾者則以勾股之數均也若勾短股長則容方以漸而濶不止於半勾矣故大半為股積小半為勾積其始橫列時勾積與股同長而不同濶其後列時則股積之濶如故而勾積截長以為濶則濶與股積同而長與股積異與橫列正相反此變長為濶而取容方之法也其謂之勾積股積者從容方徑與勾股相乘之數而名之也若取容圓徑則用勾股自之而倍其數以勾股與弦併為法蓋容圓之徑多於容方方有四角與弦相礙故其數少圓循弦宛轉故其數多若以求容方與求容圓相

比則積中恰少一段圓徑與半弦和較相乘之數弦和較者勾股併與弦相較之數也假令勾五股五相乘亦倍之得五十如求容方則亦倍勾股為法得二十亦恰得二寸五分之徑如求容圓則不用倍勾股為法而用一勾股併與一弦是以一弦代一勾股併也以一弦代一勾股併恰少一弦和較加一弦和較則亦兩勾股矣假令一勾股得十倍勾股得二十是取容方之徑一勾股得十一弦得七恰少一弦和較三是取容圓之徑其所以少一弦和較者圓徑多於方徑也假令取容圓不用勾股倍積而止用勾股本

積則宜用勾股併為廉而除去半弦和較亦得或約  
得圓徑之後與半弦和較相乘添積而以勾股并為  
廉不除亦得或用勾股倍積用兩勾股相併為廉而  
以全弦和較與約得圓徑相乘添積亦得此改方為  
圓之妙其機括只寓之於弦和較間也至於勾股積  
與弦積亦只於勾股較中求之蓋數起於叁伍叁伍  
起於畸零不齊也假令股五勾五齊數之勾股則勾  
股幕倍之即得弦幕蓋兩勾股積而成弦積也至於  
勾短股長相乘之積則成一長方倍之而弦側不當  
中徑亦不成弦幕惟以一勾股較積補之乃能使長

方為一正方而得弦積蓋勾股之差愈遠則長方愈  
狹長方愈狹則勾股之差積愈多故勾股差者所以  
權長方不及正方之數以相補轉此補狹為方之法  
也

### 弧矢論

凡弧矢算法準之於矢而參之於徑背徑求矢之法  
先求之背弦差而半背弦差歲之矢幕與徑相除之  
中倍矢幕與徑相除則全背弦差也半法簡捷故用  
其半幕者方眼也自乘之數必方故謂之幕假令徑  
十寸截矢一十一寸隅無開方即以一寸為矢幕而



以十寸之徑除之該得一分是半背弦差一分若二寸矢開方得四寸是為一寸者四半背弦差得四分三寸矢開方得九是為一寸者九半背弦差得九分皆準之於十寸之徑故一寸之冪而差一分遞而上之視其冪以為差之多少又假令徑十三寸矢冪一寸則以十三寸之徑與一寸相除每寸該差七釐七毫弱以為半背弦差若二寸矢開方得四該四箇七釐七毫併之得三分八毫以為二寸矢半背弦差此準之十三寸之徑亦遞而上之視其冪以為差之多少蓋徑長則背弦之差減故一寸矢而差止七釐有

奇徑短則背弦之差增故一寸矢而差及一分雖其數有增減而準之於一寸之冪與徑相除而以漸開之每得一寸則得元差而相併以為背弦之差則其法之一定不可易者也背徑求矢矢背求徑諸法消息管於是矣至於徑積求矢一法古法以倍截積自乘為實四因截積為上廉四因直徑為下廉五為負隅與矢相乘以減下廉而以上下廉與矢除實今立一法但以截積自乘為實而遂以截積為上廉直徑為下廉每一寸矢帶二分五釐二寸矢則帶五分四分而增其一以減徑其倍積四因之法悉去不用頗

為簡捷蓋徑積求矢準於矢徑之差矢徑差者矢徑互為升降也矢一寸則該減徑一寸二分五釐矢二寸則該減徑二寸五分而矢徑之差起於積數之不足且夫圓準於方而畸零之圓又準於均齊之圓以方為率徑十寸矢一寸則積必是十寸矢二寸則積必是二十寸但得積為實只約矢與徑為從平方開之足矣蓋方無虛隅也又以整圓為率徑十寸矢五寸則圓積必居方積四分之三而以四之一為虛隅足矣蓋雖有虛隅而其數易準也惟是矢以漸而短則積以漸而減有不能及四分之三虛隅以漸而加

有不止於四分之一者矣於是平方法與四分之三為虛隅之法皆不可用惟自乘平方之積為三乘而以四分之矢減五分之徑則不問矢之長短積與虛隅之多寡而其數皆至此而均齊猶之平方之法數有多寡而減來減去必得一均齊之數以為準而後不齊者皆齊此天然之妙也夫積自乘而為三乘方之實則一整方耳而矢數藏焉及立法求矢則分為上下兩廉而矢數著焉蓋整方所以聚積而分廉所以散積補短截長而方圓斜直通融為一此亦天然之妙也假令徑十寸矢一寸積該三寸五分自乘該

十二寸二分五釐上廉三寸五分下廉十寸以三乘方開之而一寸無開方則上下廉如元數共得十三寸五分為廉法與一寸矢相乘除實恰少一寸二分五釐是為負隅之數所以用每矢一寸則帶二分五釐為準以減徑然後法實相當也又如徑十寸矢二寸積該十寸自乘該百寸上廉十寸下廉亦十寸以三乘方開之則頂以矢數乘上廉上廉該得二十寸蓋長十寸而高二寸之數以矢數自乘得四而乘下廉下廉該得四十寸蓋高十寸而濶四寸之數上下廉共得六十寸又以矢二寸為方面與上下廉相乘

除實共二箇六十寸該得一百二十寸其數乃足而元數止得百寸恰少積二十寸所以用二寸五分以除下廉則該止得七寸五分為下廉其下廉減去高二寸五分中濶該四寸則四箇二寸五分該得十寸方面二寸與十寸相乘共二十寸恰勾負隅之數所以二寸矢則用二寸五分減法也遞而上之每寸以二分五釐為準蓋雖徑有極長極短而一寸寸矢帶二分五釐減徑之法則定數也徑積求矢矢積求徑徑矢求積諸法消息管於是矣然此二法者背弦之差則隨徑而不隨矢所以均為一寸之矢而其差則

有多寡之不齊矢徑之差則隨矢而不隨徑所以但得一寸之矢則不問徑之長短而一例為差此二法之異也若以今法與舊法相通今法不倍積所以不用四因四因者生於倍積也古法之五為負隅即今之一寸帶二分五釐也蓋以五乘之矢除四因之徑則亦一寸矢而減一寸二分五釐之徑也然有廉而無方隅者蓋截積止得廉數也即此二法可見截弧截積之法皆從邊起而準之於邊以漸消息之美既得一寸之定差則雖倍蓰十伯錯綜變化而皆不能出乎範圍之外此天然之妙也故曰握其機而萬事

理矣其弦矢求徑法半弦自乘為實而以矢除之加矢得徑是徑之數藏於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中也今環而通之以為背弦求矢諸法背弦求矢其半背冪中藏一箇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徑數藏一箇矢冪以徑數相除為背弦差之數二數消息恰得半背冪本數則矢數見矣假令徑十寸矢一寸半背弦差一分半背數三寸一分自乘得九寸六分一釐其九寸為弦冪所謂中藏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徑數其六分一釐乃是兩半背冪而空其一差亦名差與半背相開方之數即以與其差一分相

乘之數所謂一箇矢冪以徑數相除為背弦差之數也二數消息以盡背冪而法可立矣其背矢求弦法若背矢先求出徑而後以矢徑求弦則為簡捷蓋半背冪中所藏弦冪與背弦差冪今以矢冪約徑而以徑除矢冪為背弦差又以矢截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二數消息恰得半背冪本數則徑數見矣得徑而弦在其中矣其矢弦求背亦須先得徑而後得背蓋半弦冪為實乃以矢約徑以矢減之以矢乘之恰得半弦冪本數則徑數見矣得徑而背在其中矣假令矢一寸半弦三寸自乘九寸為半弦冪為實以矢約

徑得十寸以矢一寸減之得九寸以矢一寸乘之得九寸恰與半弦冪相同則為徑十寸矣此背弦矢徑四者相乘除循環無窮之妙也至於徑積求矢則既然矣因而通之積矢求徑假令徑十寸矢一寸積三寸五分自乘該十二寸二分五釐乃以原積三寸五分為上廉一寸之矢為下廉以除自乘之積餘數得八寸七分五釐加矢帶數一寸二分五釐則為徑十寸矣又如徑十寸矢二寸積十寸自乘寸百為實矢乘積得二十寸為上廉再矢自乘得八為下廉以二乘上廉消積四十以八消餘積六十得七寸五分加

入矢帶數二寸五分則徑十寸矣徑積求矢則積為  
上廉而徑為下廉矢積求徑則亦積為上廉而矢為  
下廉此其縱橫往來相通之妙而一乘上廉再乘下  
廉則三乘開方之定法也積矢求弦則倍其積以矢  
除積而減矢弦矢求積則并矢於弦以矢乘積而半  
其積蓋矢弦并之為長以矢乘之而得兩積故半之  
而積可見也倍之則為矢弦相併之積以矢除之而  
得矢弦相併之本數除矢而弦可見也徑矢求積則  
先得弦而後得積蓋以矢減徑以矢乘之四因得數  
而弦藏於其中平方開之得弦乃以矢自乘以矢

與弦相乘合二數而半之則得積矣此又積矢徑弦  
四者相乘除循環無窮之妙也其徑背求矢法則以  
半背自乘為實而約矢以減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  
而平方開之以減背其減餘之數恰與矢之背弦差  
數相當則矢數見矣蓋半背數中藏一半弦數藏一  
背弦差數故合二數而消息之也徑十寸矢一寸半  
背三寸一分十寸之徑每一寸矢該差二分二寸矢  
該差四分為定差今約矢一寸以減徑得九寸以矢  
乘亦得九寸平方開之得三寸為半弦以除半背而  
餘一分恰勾一寸差數則矢之為一寸也無疑矣又

如徑十寸半背四寸四分約得矢二寸以減徑餘八寸以矢乘得十六寸為弦冪平方開之為四寸以減半背四寸而餘四分恰得二寸矢之定差則矢之為二寸也無疑矣又法半背冪自乘為實中截一箇半弦自乘之數一箇背弦差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相乘之數亦名背弦差與背相開方之數以此兩數與實相消而矢數見矣假令徑十寸半背三寸一分其半背冪該九寸六分一釐約矢一寸與徑相減相乘如前法得九寸以除實九寸而以一寸之差一分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之數得六寸一分與上差一分

相乘得六分一釐并二數九寸六分一釐除實恰盡以是知矢之為一寸也又如半背四寸四分自乘得十九寸三分六釐為實約矢二寸與徑相減相乘如前法得十六寸以除十六寸而以二寸之差四分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之數得八寸四分與上差四分相乘得三寸三分六釐併二數十九寸三分六釐除實恰盡以是知矢之為二寸也此其法亦始於先得定差而約矢與徑兩相消息以得矢也其徑數有長短差數有多寡亦準此法而通之也在先得定差而已又法半徑自乘為徑冪半背目乘為背冪二冪相

乘為實乃約矢以減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與徑冪  
相乘以除實又以徑冪除其餘實恰得矢數之定差  
則矢可得矣蓋二冪相乘中藏一箇徑冪與弦冪相  
乘之數藏一箇徑冪與半背弦差冪相乘之數而背  
弦差者矢之所藏也假令徑十寸矢二寸背差八分  
半徑自乘得二十五寸半背自乘得十九寸三分六  
釐相乘得四百八十四寸為實及約矢得二寸以減  
徑而乘之得十六寸為弦冪與徑冪相乘得四百以  
除實餘八十四寸又以徑冪除之得三寸三分六釐  
恰與二寸矢之定差相合然二寸矢之定差四分而

乃有三寸三分六釐者蓋始求背冪之時以兩背數  
相乘則四分寓其間恰得此數所謂差與背相開方  
之數也以四分與八寸四分相乘得三寸三分六釐  
故定差四分而其積則三寸三分六釐也以八寸四  
分除之則定差本數也夫背弦差者矢之所藏也以  
差立法古未有之而實求矢之大機也差徑求矢以  
差與徑相乘平方開之得矢差矢求徑矢自乘以差  
為從平方開之得徑而差與弦亦可以求矢徑半弦  
之冪矢除徑而矢乘徑之數也差者矢冪而徑除之  
之數也先約徑矢數與弦冪相同而又以徑除矢冪



與差數同則得矢徑差與背求矢徑減差則得弦即  
差弦求矢徑也積者矢與弦并以矢除而半之之數  
也積弦求矢倍積為實約矢而加之於弦為從方以  
矢為法除之則得矢也矢積求弦矢自乘而置虛積  
與元積相當然後減去矢自乘之冪而以矢除其虛  
積與元積之并則得弦也假令矢一寸積三寸五分  
矢自乘得寸添積二寸五分乃與元積相當然後減  
去矢自乘之寸餘六寸以矢除之得弦六寸也矢二  
寸積十寸矢自乘得四寸加虛積六寸與元積相當  
減去矢自乘之寸餘十六寸以矢除之得弦八寸也

如不以矢徑求弦得積而遂以矢徑求積則矢每寸  
截徑寸二分五釐而以矢自乘再乘以乘截餘之徑  
為徑積然後以徑約積而以積與矢自乘之數相乘  
添入徑積合為積冪而復以約積自乘亦與前積冪  
同數則積亦可得矣然不如得弦而後得積之為簡  
捷也至於殘周與弦求矢則亦用半弦自乘為實而  
約出矢數以除半弦冪而加矢為徑乃以徑補出全  
周之數而以半背數除半弦數餘為半背弦差恰得  
矢之定差則矢可得矣假令弦六寸殘周二十三寸  
八分則以半弦自乘得九為實而約出矢一寸以除

實而加之得十寸為徑該周三十寸除殘周數得半背三寸一分除半弦三寸而餘一分恰得一寸矢之定差則矢一寸也又如弦八寸殘周二十一寸二分半弦自乘得十六為實約出矢二寸以除實而加之得十寸為徑該周三十寸除殘周數得半背四寸四分除半弦四寸而餘四分恰得二寸矢之定差則矢二寸也數雖如是而起算極周折惟求之弦矢徑三相權則其數可準蓋徑矢求弦則以矢減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徑弦求矢則以半弦自乘為實而以徑為益方以矢減益方而相乘除實亦是以矢減徑以

矢乘之而得半弦冪也弦矢求徑則以半弦自乘以矢除之加矢而得徑由是三者輾轉求之則是半弦冪中藏却以矢減徑以矢乘之之定數以是約出矢徑而因徑以為周減其殘周而得背以半背與半弦相較而得差恰與矢之定差相同則矢數無所失矣其有不合則更約之此數雖若眇茫然準之於以矢減徑即以矢乘必須與半弦冪相當則亦未嘗無繩墨也此意玄之又玄非至神莫知也積也矢也徑也弦也背也殘周也差也凡七者轉相為法而轉相求共得三百二十六法而後盡渾然一圓圈而中含錯

綜變化乃至於此嗚呼豈非所謂至妙至妙者哉

分法論

差分方程盈朒粟米總是一分法也物有多寡價有貴賤兩物相形已知物之孰貴孰賤各有定價矣若使兩物總共若干兩價亦總共若干則兩物混雜雖則兩物混雜而總價固相差也於是以價權物則因價之貴賤而差之也未知兩物之孰貴孰賤而但知兩物相叅伍之總價若使此三而彼五則價共增若干此五而彼三則價共減若干則兩價混雜而物數固相形也於是以物權價則因物之參伍而推出價

之貴賤謂之方程方程者言物價相檢括有定式而不可亂也差分方程之所不能盡於是有盈朒盈者有餘朒者不足盈朒者因其外露畸零可見之數而推知其中藏隱雜不可見之數以據末穎而窺全錐也假令物共若干兩價共若干兩兩物混雜而法有不盡於差分也於是而盈朒之假令總是貴物則原摠價不足若干總是賤物則原總價有餘若干於是推乘以齊其數以不足之數乘賤物以有餘之數乘貴物兩物各得其所乘之數以為實而并有餘不足之數以為法而各歸之則物之多寡可得矣此差之

盈胸也未知兩物之孰貴孰賤而但知此三而彼五則價共增若干此五而彼三則價共減若干兩價混雜而法有不盡於方程也於是而盈胸之假令此賤若干彼貴若干則原總價有餘幾何此貴若干彼賤若干則原總價不足幾何於是維乘以齊其數以有餘乘此貴彼賤亦以不足乘彼貴此賤令兩賤自相減兩貴自相減為實有餘不足亦自相減為法則價之貴賤可得矣此方程之盈胸也差分以價權物方程以物權價差分露價而混物方程露物而混價露價而混物故以價相轄露物而混價故以物相參而

盈胸通乎其間矣至於物有以多而易寡價有以貴而易賤於是有粟米則乘除互換之間而多遂與寡相當賤遂與貴相當而其數齊矣以粟易米則以粟率乘以米率除以米易粟則以米率乘以粟率除以貴物易賤物則以貴率乘以賤率除以賤物易貴物則以賤率乘以貴率除以賤物易皆以本率乘以所易之率除謂之粟米者因粟米以名諸物也

### 六分論

數欲以繁而從簡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約也於是約分之法則以子減母以母減子至於等而

後止等數者母子之數所共止齊也必相減而後得  
之所謂減損求原也然後以等約母以等約子而繁  
者簡矣數有以少而合多以聚其零散亦有以少而  
減多以較其多寡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合而  
減也於是合分課分之法分母不同分子亦異於  
是母互乘子以齊其數假令二分之一與三分之二  
相乘二分之母數本少也與子之二數相乘而為四  
則雖少而多三分之母數本多也與子之數相乘而  
為三則雖多而少一互乘而乘多益寡之義著矣諸  
分皆母互乘子而合分則相併以為實所以為合也

課分則相減以為實所以為減也其實有相乘相減  
之異而其法則皆以母相乘蓋其始皆母互乘子以  
為實則其母亦互相乘以為法也合分觀其所總而  
聚散著矣減分觀其所餘而多寡著矣數有多寡損  
益以取平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數平也於是  
有平分之法亦母互乘子而副置之其一相併以為  
實其不相併而據諸分之位數凡幾謂之列數名以  
列數乘其不相併之分子以為列元是三位相併則  
以三為列數原是四位相併則亦以四為列數以三  
數乘不相併則亦與三數相併相當矣以四數乘不

相併則亦與四數相併相當矣但相併則諸分總得其相乘之數不相併則諸分各得其相乘之數耳以各較總而有餘不足見矣故平實者總也列實者各也非總無以準各非各無以自準有總有各而有餘不足見矣列實有餘者以平實準之而得其減數列實不足者以平實準之而得其益數減有餘之列實益不足之列實皆齊于平實而後止是若齊於總也於是諸母相乘猶之母互乘子也亦以列數乘諸母之相乘者猶之列數乘諸分子也則分母恰與分子相當以為法以命平實而諸分平矣乘分者乘法

之有分者也除分者除法之有分者也其乘分除分皆用通分法假如有銀十兩三分兩之二則無分之全數與有分之零數相碍而不相通於是分母三乘全兩其十兩得三十分帶分子二共三十二分所謂分母乘其全分子從之也通分則全數與零數均為一法而不相碍通分之後乘分則以各通分相乘為實分母相乘為法除分則以實分母乘法以法分母乘實而法與實之數始相當而無偏亦所謂變而通也筭經曰學者不患乘除之為難而患分法之為難然必精於無分之乘除而後能通於有分之乘除

非二致也法有淺深而已矣

天地之間聚散分合而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天地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而天地判合則氣發洩於其外判則氣凝結於其中其分所以為合也兵之用聚散分合而已矣分不分謂之縻軍聚不聚謂之孤旅然聚易而分難其分所以為聚也韓信多多益辨兵家以為分數明也數之用聚散分合而已矣聚小以為大謂之乘散大以為小謂之除聚小以為大則無畸零不盡之數散大以為小則多有畸零不盡之數矣是以乘法省而除法繁乘法易而除法難也可

知矣

第 3557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5

図書館

10



13	...	...
12	...	...
11	...	...
10	...	...
9	...	...
8	...	...
7	...	...
6	...	...
5	...	...
4	...	...
3	...	...
2	...	...
1	...	...

趙

